● 海上名家　　○ 黄阿忠

我的忘年交

二十四岁那年，我从上戏毕业，没能分配进剧团，这也意味着将远离我的“舞美”专业。然却让我萌生了“画家梦”，一个小年轻揣着梦想，干劲冲天，好像整天都在画画，当时我供职的文化馆也提供了充分条件，通宵达旦，几乎没有节假日，大年初一也“上班”，工作就是画画。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在美协工作的何振志老师，她影响了我的绘画道路。想起她，往事一一闪过。黄陂北路226号一幢房子的二楼是美协的资料室，何老师分管图书资料。她的办公桌靠西窗，有一次去资料室借画册，看到夕阳从窗外照进来，勾勒出她的轮廓，逆光写出了她的气质。也就是在那一次我认识了她，她在黄昏的光线下透出的美，我至今难忘。

我不知道两个人年龄相差多少可称之为“忘年交”，二十年、三十年？我和何老师的交往确实忘记了年龄。

我和她的交往很简单，就是经常去看她，到美协办公室、展览的开幕式，或者去她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每次和她见面都会有收获。她的修养太好了，可以说是博览群书，她讲的话很实在，不是虚头巴脑的空话。她告诉我衡量一幅画的“标准”，是看画的气息、格调。我常去资料室借阅杂志、文论、画论，她不厌其烦地解说绘画背后的东西。至于色彩、线条、构图等等，在闲谈中都表露出她很高的审美情趣，这种看似无意的交谈，总让我受益匪浅。有一次她对着法国画家马蒂斯（那年《法国二百五十年展》中有马蒂斯的画）的画说：“别看他好像都在用原色，其实，他的画也是有调性，有某些灰色；而他的形式也跟着调性跑，比如稚拙、天趣、气韵。”又比如说学习毕加索，要学他的精神，他的形式的变化等。后来，我到欧洲看了他们的原作，想起何老师的观赏指导的话。

何老师的外语非常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先后在《文汇月刊》《外国文艺》《艺术世界》等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外国美术译介文章，并写有一手好评论。当时我们那批初出茅庐的小年轻非常想得到她的评论文章；我也和大家一样，想请她帮我写篇文章，没想到她竟然一口答应。没过多少时间，一篇题为《昨天就是过去》的文章刊登在《新民晚报》，文章不长，没有过多的评论，娓娓道来的是对我的用功学习的赞赏。她还例举了我的一次写生，为节省时间，午饭误吃爬满蚂蚁的大饼的故事。她用昨天就是过去勉励我，以此树立我不断向前的信心；她前后为我写过四篇评论文章，包括《文汇报》上的《画坛的四重奏》。最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刊登在《文汇月刊》上的，题目是《阿忠印象》。

我经常带画给她看，她会直接了当说好或者不好，从不敷衍，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爱护。她说我颜色感觉好，于是我的用色过猛；后来她说这样不行，颜色不要太花，而要单纯；我又开始用单纯到近乎黑白的颜色，她则说要的是色调，不是素描。她对色彩能细化到如此程度，真让我佩服。我知道她一直在帮助我，《海平线》《中国油画展》少不了她的支持；全国的新人新作、水彩、水粉展，少不了她的提携。她在学校和文化馆举办了上百次西方艺术史系列讲座，其影响和魅力在上海无出其右。她的西方艺术史讲座，从文艺复兴到后印象主义，几百年艺术发展的描述；一如其文采与风度，从容优雅，道出西方艺术史上一个个迷人的篇章，以她的修养、审美，指导美术青年。

那些年我常去她家，她的家在五原路上的自由公寓。自由公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建成的，带有现代装饰风格，我觉得和何老师很般配；她的祖上和丈夫聂家都是金融家、银行家，只有到过她家，才能感觉到她大家闺秀的出身。她喜欢一只眼睛红、一只眼睛蓝的波斯猫，常常抱着它躺在沙发上，派头十足；她也喜欢她的小孙子，吃饭时常常一边是猫、一边是小孙子，尽显一种天伦之乐。丈夫聂光祉的祖父聂缉槼曾担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和上海道台，其祖母曾纪芬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小女儿，出身显赫，可谓大户人家。老聂会围棋，与他相比，我的棋力不够，她会在一旁说，让让人家小青年。她哪里知道，在围棋盘上，你来我去，是决不会相让的。

何老师去了美国后我们保持通信，一直到她去世。她常常会在信中讲述她的散步，她在社区做的有趣的小陶瓷；她说想念在上海的朋友，还想看看我最近的画。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非常遗憾的是，一直到她去世，也没能单独请她和老聂吃一顿饭。

（油画）　　黄阿忠

● 文博掠影　　○ 施泳峰

萨卡拉的秘密

萨卡拉考古发掘现场

在尼罗河西岸，开罗以南30公里，坐落着著名的萨卡拉古城，占地面积约10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有埃及历史上最古老、使用时间最长的大型墓地，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充满神秘和惊喜的考古宝库。

公元前3100年左右，古埃及法老美尼斯统一了上埃及和下埃及，定都孟菲斯，建立起古埃及第一王朝。萨卡拉作为孟菲斯的“死者之城”，不仅埋藏着众多法老和贵族的陵墓，而且还埋藏有大量动物墓葬，是考古学家研究古埃及文明的重要场所。这里迄今仍然屹立着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乔赛尔金字塔，建成于公元前27世纪。它是古埃及第三王朝法老乔赛尔的陵墓，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巨石建筑之一，而且开创了金字塔建造之先河。

乔赛尔金字塔的设计独特，由6层逐渐收缩的方形平台叠加而成，高达62米，耸立于孟菲斯以西沙漠的高原边缘，俯瞰整个尼罗河谷，远远望去宛如一座通往天国的阶梯。乔赛尔是古埃及第三王朝最著名的法老，在位约20年时间，他率领古埃及军队不仅战胜了西奈半岛上的游牧民族，而且征服了努比亚（今埃及南部与苏丹北部）。保存于埃及阿斯旺的塞赫勒岛上的“饥馑碑”，记述了乔赛尔将古埃及人从历时7年的大饥荒中解救出来所做的功绩，被后世公认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人类畏惧时间，而时间畏惧金字塔”，金字塔是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巨型建筑之一。金字塔不仅在规模上令人惊叹，而且展现出古埃及人建筑技术的精湛造诣。在古埃及第三王朝和第四王朝期间，作为法老陵墓的金字塔得到迅速发展，造型也从阶梯状发展为直边形，成为金字塔的经典式样。

随着金字塔的造型从阶梯状变成直边形后，原本围绕阶梯状金字塔的矩形围墙被金字塔东面的葬祭庙所取代，并且建起了一条穿过高原沙漠的“河谷长堤”，以此来确保法老葬礼献祭活动和祭奠仪式的持续性。同时，在金字塔的东西两侧还建有大规模的陪葬墓，这些皇亲国戚的墓葬排列整齐，与法老永生相伴。

虽然高达62米的乔赛尔金字塔已经足以令人感叹，但是在仅仅不到100年后修建的胡夫金字塔面前，它还是相形见绌。位于吉萨高原的胡夫金字塔由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建造，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直边形金字塔，高达147米，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其中一条长达8.7米的甬道可谓独一无二，其功能更是让人琢磨不透。虽然乔赛尔金字塔是在地下墓室之上直接建造的实体砖石建筑，但是胡夫金字塔内部却遍布房间和走廊，有着难以想象的内部结构和使用功能。

古埃及的法老们通常会选择在尼罗河两岸的不同地点建造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视为自己通往来世的门户。这些高大宏伟的金字塔距离首都孟菲斯不远，地处沙漠高原的边缘，能够俯视6000多公里的尼罗河谷地，远眺“太阳神之城”赫利奥波利斯古城。赫利奥波利斯是古埃及法老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建造有气势恢宏和迤逦壮观的太阳神庙。

古埃及所有的金字塔都是用石材建造，阶梯状金字塔是用切割得相对较小的石块建成，直边形金字塔则是用大石块建造，因此更加坚固。古埃及人将建造金字塔的石材从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运输到尼罗河下游，并从西奈半岛运来铜矿，制成工具。

在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大量石材通过在金字塔四个侧面建起的简易坡道移动到位。随着金字塔越建越高，坡道会变得越来越长，为避免坡道的爬升角度过于陡峭，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古埃及人会围绕金字塔建起螺旋坡道以取代直坡道，最终完成金字塔从底部到顶部的建造过程。

随着时间的流逝，金字塔内部的木乃伊和陪葬品已经被盗掘一空，许多石材也被掠走。但是，巍峨雄伟的金字塔仍然是迄今为止令人惊奇的巨石建筑，让无数游客和考古学家为之着迷。

除了金字塔以外，在萨卡拉还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在乌纳斯金字塔内埃及考古学家发现了“金字塔铭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宗教文献之一，记录了古埃及人对来世的信仰和对永生的渴望。乌纳斯是古埃及第五王朝的末代法老，在位期间发生了大饥荒，古埃及第五王朝也走向衰落直至灭亡。在乌纳斯金字塔附近还发现了乌纳斯法老嫔妃的陪葬墓。

2020年，埃及考古学家在萨卡拉发现了一处距今2500年前的墓葬群，其中包含有多具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和大量精美的随葬品。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古埃及丧葬习俗的认识，而且也为研究古埃及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线索。其中，在猫神巴斯泰特神庙遗址及其附近的地下墓穴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木乃伊，包括猫、狮子、猴子、鳄鱼等，这些动物木乃伊的制作工艺精湛，有些甚至被包裹在精美的亚麻布中，显示出古埃及人对动物的崇拜和尊重。

萨卡拉古城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考古价值，而且还在于它是古埃及文明连续性的见证。从阶梯状金字塔到直边形金字塔，萨卡拉忠实地记录了古埃及丧葬习俗的演变过程，这使得萨卡拉成为人们研究古埃及文明发展的理想场所。

2024年，恰逢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和“中埃伙伴年”，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携手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全面揭秘古埃及文明及其最新考古发现，系统展示萨卡拉考古最新成果。

作者系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文博（三级）研究馆员，上海市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家文物局文物进出境鉴定人员，上海市文物局涉案文物鉴定人员，上海市文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

● 风味人间　　○ 邵唯

在故乡吃“江鲜”

秋高气爽，有机缘赴诸暨姚江采风。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恰好遇上该镇的“江鲜之约，味美姚江”特色菜肴展评活动，二十位厨师自带食材出场，每人烹饪两道“江鲜”，比拼厨艺和创意，观者如堵，极为热闹。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回想起童年往事。

浦阳江，堪称诸暨的“母亲河”，一路奔涌，贯穿南北；这条钱塘江支流于茅渚埠岔开，至湄池复合，所以在姚江境内有东西两江，水产十分丰富。那年重阳节前夕，祖母带我去故乡舅公家小住，她在火车上说：“‘姚江’这个地名啊，其实是当地姚公埠、江藻两个重要集镇名称的首字组合。”徜徉于村落旁的浦阳江堤岸时，我有些奇怪：“为啥修筑得这么高？”祖母解释：“浦阳江是浙江的‘小黄河’，它一旦‘发脾气’，便容易造成洪涝，高堤可防水灾哦。”

舅公在空闲时，总爱到浦阳江用扳罾捕鱼。扳罾是江南的古老渔具，制作工艺很简单：以四根细竹扎成支架，固定一张网的四角，形成方形网兜；再选一根稍粗的竹竿，一头绑于支架顶端，另一头插于岸上作支撑。重阳节这天下午，我跟着舅公走下堤岸，他在浦阳江边熟练地布置好扳罾，笑道：“我让你舅婆不要准备夜饭菜，说由咱俩来解决。因此，就不能空手回家。”

在“守株待兔”之际，舅公吸了一口烟斗，告诉我：“浦阳江历史悠久，相传越国美女西施曾在江边浣纱，所以也叫做浣江；据说西施浣纱时，鱼儿看见她的容貌，惊艳得沉入江底，后人就用‘沉鱼’一词形容貌美。”我正听得入神，舅公扭头瞄了一眼水面，他凭经验赶紧用力拉起扳罾：“有鱼进去了！”果然，滴水的扳罾里面大小鱼儿活蹦乱跳，我按舅公吩咐抄起小网兜，捉出来放入木桶。“这是汪刺鱼，身上带硬刺。”舅公乐呵呵，“那是江刀，背鳍微黄，肚皮肉厚。”

继而，扳罾仍被沉入水中。随着它的反复起落，又陆续捕到翘嘴白鱼、江鲈、河鳗、花鲢、黄尾鲴、草鱼、鲫鱼等，舅公不厌其烦地介绍各种鱼儿的特点。回家之前，舅公还教我在浅滩摸河蚌和螺蛳，收获可观。此刻，绚丽的晚霞给静谧的水面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几只水鸟蓦然掠过芦苇丛，浦阳江呈现出别样的美。

舅婆早就蹲在门口，她瞥见木桶里的鱼儿、竹篮中的河蚌和螺蛳，这才放心：“夜饭菜有哉！”于是，祖母与舅婆一起动手剖鱼肚、刮鱼鳞，洗净后或清蒸，或红烧，或油煎，忙得不亦乐乎。舅公独自施展拿手绝活做“刀鱼饭”：将三条江刀钉于锅盖内侧，待饭煮好，鱼也酥烂，鱼肉掉饭中，鱼刺则不落，这需巧妙掌握灶膛火候。灶间的香气不断飘出，撩得我看“小人书”都无法专心。

不久，一桌色香味俱佳的“江鲜”亮相于堂屋：清蒸翘嘴白鱼、鲈鱼、鳗鱼，红烧汪刺鱼、花鲢、黄尾鲴，糟熘鱼片（食材为草鱼），葱烤鲫鱼，清炒螺蛳，蚌肉蛋花汤，令人垂涎欲滴。那“刀鱼饭”，鱼香饭鲜，且不忧鱼刺，也令人食指大动。用餐时，我连声夸赞：“好吃，鲜得眉毛都要掉了！”这使应邀来聚的多位老长辈都忍俊不禁，大家举起酒杯互祝健康快乐，欢声笑语飞出屋外……

当思绪被拽回，“江鲜之约，味美姚江”特色菜肴展评活动已进入大众品尝环节。我在赏味时，仿佛嚼出了童年记忆里的一种独特气息。

● 文史钩沉　　○ 管继平

大师的幽默

我渐渐地发觉，但凡饱读诗书、学问通透的大师，多半都是好玩有趣的人，如果一个人学问超好却毫无幽默感，那他的学问一定还够不上通透，至少还缺一口气。否则，才学大有趣味全无，这本身就是一个“幽默”。

所谓幽默轻松的状态，大多源于自信。不过自信也不能用满，它更像三千弱水中的“一瓢”，稍许即可，不然的话，也容易造成盲目自信。在日常生活中，自信者往往善于自嘲，而自嘲仿佛是一种示弱，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给人好感。

人所皆知，自嘲是聪明人的游戏，也是大师们的“惯用伎俩”。大师一自嘲，效果特别好。且不论古时的孔子庄子、东坡板桥，就说民国以来的大师，大多也是好玩有趣、善于自嘲和幽默的主。

鲁迅和胡适，就是我们百年文坛双峰并峙的顶级“大咖”，皆具好玩的品性。虽说他俩后因理念不同，从亲密走向了疏离，成了“对头”，但并不影响我对两位大师的崇敬与喜欢，甘做牛马级粉丝。

我曾说鲁迅是天底下第一好玩的玩家，他玩的东西多，看起来都是业余，然而都“玩”出大的名堂。胡适虽不是“玩家”，但差不多也是天下第一好玩，他有趣豁达，吸引了许多朋友都愿意跟着他“玩”。常有人说鲁迅睚眦必报，一个也不宽恕，其实这是对先生的最大误解。鲁迅骨子里的个性，就是藐视权贵，尤其是对位高权重者的“不买账”，而对其他年轻后学或弱势群体，他则格外地宽容与厚爱。某次鲁迅应邀去沙逊酒店拜访英国的马莱爵士，酒店电梯工见他穿布衣胶鞋，不像是什么贵客，竟拒开电梯而示意他走楼梯去，鲁迅只得爬上七楼与爵士会面。待会谈结束，马莱爵士亲自把鲁迅送至电梯，反复鞠躬，谦恭有加，一旁电梯工直接看呆，方知这位老头原来“来头”不小，一时十分尴尬。但鲁迅毫不介意，回去把这事当笑话一样讲给内山完造听。另有一事也可见鲁迅之好玩和不做作，他之前在商务印书馆预订了一本德文书，某日接到通知说请带好四元五角去取书。鲁迅想这肯定是运费，因原书定价就四十马克，不料店员只收他四元五角便将书交付。鲁迅提醒店员查一下是不是有误，店员说没错，就是这个价。鲁迅再次强调“你肯定弄错了，此书运费加书价少说也得四五十元，麻烦你最好再查一下。”结果店员很不耐烦地说：“你书到底要么？要的话留下四元五角拿走，不要的话就直接走，勿在此搞事！”鲁迅很无耐，心想这书我确实需要，事情到此地步，为了息事宁人，只好拿书走人了。这个故事，他也不避讳自己占了便宜，一样把它当作笑话讲给了内山完造听。

郁达夫说鲁迅看问题能超越局部，可是一个人眼光再犀利，总也难免带有自己的“偏见”。譬如鲁迅评陈独秀和胡适，曾各有一段妙喻：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陈独秀是不用设防的，因为他的仓库虽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然大门敞开，里面有几枝刀枪，一目了然。而胡适却是紧闭大门，门上虽写“内无武器，请勿疑虑”，然究竟是真是假，鲁迅还是免不了要想一想的。钱钟书说偏见是“没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我们在鲁迅的“偏见”中，感受到的就是他幽默中的犀利思想。而胡适的幽默却宽松得多，他讲课引用孔孟之语都简称“孔说”或“孟说”，而自己的话就是“胡说”了。胡适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这是要何等之自信，才具有如此之宽容？同样是这位杨杏佛，因鼻子宽阔而得“杨大鼻子”的绰号，某次胡适登门访而未遇，久等不来，一气之下便题了首打油诗《致杨大鼻子》贴于门上：“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雨蒙蒙。”胡适的好玩，尽在此中矣。

好玩有多种，犀利似鲁迅，宽厚若胡适，都各有各的趣味。另有一种好玩就是认真，譬如学问一流的吴宓先生，学问“一级棒”，脑子却“一根筋”。他不惜舍弃自己的婚姻，只为追求毛彦文，还将自己写的“爱情诗”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并刊于报章，闹得文坛学界满城风雨，“瓜众”纷纷。好友金岳霖看了不忍心，就去劝导吴宓：你的爱情诗好不好我不懂，但涉及到人家毛彦文，是不宜公开在报纸上宣传的，这是个人私事，就像我们天天上厕所，大可不必为此而宣传。

吴宓闻之大怒，他一脸认真并厉声地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 古韵新咏　　○ 陈俊峰

寒露又重阳

今岁寒露又重阳　　九九有念登高望
物丰景秀醉秋光　　安身之处即故乡
桂香果甜枫叶红　　细数茱萸默祝愿
蟹肥酒醇菊花黄　　室雅人和岁久长

地址：静安区胶州路58号　邮编：200040　公共邮箱：jinganbao2016@126.com　电话：62710071　静安区融媒体中心编印　面向静安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发行　印数58000份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